

# 出／入「圓」心與「桌」邊： 馬洛里《崔斯坦》書中的丁拿單

楊 明 蒼

## 摘 要

馬洛里的《崔斯坦》書長久以來並未受到評者重視，而在整部《亞瑟王之死》中其地位也備受爭議；而丁拿單因為只在《崔斯坦》書中正式出現，且一般認為充其量也不過是配角，更可謂是冷門中的冷門。然而，近年來《崔斯坦》書漸受評者正視，甚至有成為核心文本的潛力，丁拿單此一角色也值得重新審視。丁拿單與書中諸多主要角色間（如崔斯坦、馬克王、藍斯洛、帕洛米德、伊索德）皆有重要而關鍵的互動，是引導情節發展與鋪陳人物關係不可或缺的中介角色。除了此一穿針引線的功能外，丁拿單也藉由其弄臣／詩人般的角色進出、往返於圓桌武士與騎士世界之間，時而局內時而局外，一方面在戲謔談笑間暴露其盲點與愚昧，另一方面也在出入圓桌中心與邊緣間返照騎士世界的根本矛盾。此一進出往返的穿梭編織出複雜的文本性，其變換轉折的軌跡也開啓文本後設的思辯空間，引領讀者思索圓桌武士間隱含的張力衝突以及騎士精神理想與現實的出入。簡言之，傳統上位居邊緣文本邊緣的丁拿單，反而是真正直搗圓桌核心的靈魂人物。

**關鍵詞：**馬洛里，《亞瑟王之死》，《崔斯坦》，丁拿單，崔斯坦，亞瑟王，馬克王，藍斯洛，帕洛米德，伊索德，圓桌武士，騎士精神



\* 本文 93 年 11 月 18 日收件；94 年 2 月 4 日審查通過。

## In/Between Center and Periphery: Dinadan in Malory's *Book of Sir Tristram de Lyones*

Ming-Tsang Yang\*

### Abstract

The *Book of Sir Tristram de Lyones* in Thomas Malory's *Morte Darthur* had, until recently, been long neglected. The character Dinadan, who makes his formal appearance in the book as a mere foil to the major characters, is therefore thought to have only marginal status in a marginal text of Malory's Arthurian monument. In fact, Dinadan is an indispensable mediator whose interactions with the major characters weave in and out the configurations of the chivalric world. Dinadan's detached role of a poet-like jester opens up a critical space in which the reader is led to reflect on the inherent tension and conflict among the Round Table knights as well as the deadly rupture of theory and practice that lies at the core of the knightly enterprise. Consequently, the peripheral Dinadan turns out to be a central figure whose engagement and detachment reveal the core problematics of the Round Table world.

**Keywords:** Sir Thomas Malory, *Morte Darthur*, *The Book of Sir Tristram de Lyones*, Dinadan, Tristram, King Arthur, King Mark, Lancelot, Palomides, Isoud, Round Table Knights, chivalry



臺灣大學學術  
期刊資料庫

---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馬洛里（Sir Thomas Malory）的《亞瑟王之死》（*Morte Darthur*）是公認亞瑟王文學傳統中承先啓後的重要里程碑，但是在如此重鎮中的《崔斯坦》書（*The Book of Sir Tristram de Lyones*）長久以來並未受到評者重視，而在整部《亞瑟王之死》中其地位也備受爭議。過去雖有藍波（Thomas C. Rumble）、舒勒（Donald G. Schueler）、班森（Larry Benson）等學者認為《崔斯坦》書是《亞瑟王之死》中成功的一部，但是這種正面看法仍非主流觀點。重量級學者維納佛（Eugène Vinaver）在其所編馬洛里作品集的前言中所提出的論點最具代表，他直言《崔斯坦》書缺乏一統整意義來支撐其繁複的敘述架構（lxxxviii）。麥卡提（Terence McCarthy）在其名著《閱讀亞瑟王之死》（*Reading the Morte Darthur*）中也持相同看法，認為《崔斯坦》書枝蕪龐雜、大而無當，他甚至建議初讀者可先略過，以後再讀（30）。然而近年來評者也逐漸注意到《崔斯坦》書中先前普遍受到忽略的問題，並進一步肯定其在馬洛里整部作品的地位。這當中的論見首推漢克斯（D. Thomas Hanks, Jr.）。漢克斯點明了《崔斯坦》書與其後的幾卷書皆有重要關聯，例如，書中說的雖然是崔斯坦的故事，對藍斯洛（Lancelot）卻有相當關鍵的著墨與對照（Hanks 1993: 14-16），尤其對圓桌武士間的內爭以及聖杯故事也有重點的預示（e.g., II: 608, 614-15）；也有論者如托登（Ginger Thorton）將焦點擺在亞瑟王身上，認為此書之種種跡象預告了其悲劇下場（135-46）；更有人視帕洛米德（Palomides）為重點，謂其具體而微的顯現騎士文化中愛恨交織的矛盾情結（e.g., Grimm 65-74）。換言之，這些評者皆注意到《崔斯坦》書雖然表面上枝蕪龐雜，事實上卻反而因此涵括整部《亞瑟王之死》的諸多重要面向，甚至可說是探討及掌握整部作品核心議題的文本。

過去《崔斯坦》書的價值與地位備受爭議，一個重要原因是論者太過侷限或執著於書中的標題英雄人物崔斯坦，以致於對其他的人物或面向不是無意細究便是視而不見。論者近年來正視《崔斯坦》書而提出的不同看法有助於釐清此書的意義與作用。但是在諸多為《崔斯坦》書重新對焦的閱讀中，個人認為對丁拿單（Dinadan）此一角色之重新審視，意義最為不凡，因為他只有在《崔斯坦》書中正式出現，而且一般認為充其量也不過是配角，可謂是冷門中的冷門，邊緣中的邊緣。《崔斯坦》書的初讀者都不見得會注意到了拿單，如果讀者當真略過不讀，就更無從認識他。丁拿單本人不僅喜於戲謔，他也是週遭騎士歡樂搞笑的泉源與催化劑，即使是嚴肅如藍斯洛者也不例外的以作弄他

爲樂 (e.g., II: 668, 669-70)。<sup>1</sup> 雖然此一看似插科打諢的角色較難吸引讀者注意，但這在馬洛里作品中是絕無僅有的，此獨一無二的人物所帶進的意義／異議當然值得吾人多加關注。如果騎士競逐之鋪陳主導了《崔斯坦》書 (Cherewatuk 1997: 215)，而暴力衝突也貫穿其中 (Batt 104-05)，那麼丁拿單此角色一方面爲整部作品嚴肅莊重的基調中注入輕鬆幽默的元素與插曲，另一方面也提供其所處的騎士世界一截然不同的思維與對照。

事實上，丁拿單過去並非完全不受評者青睞，只是論者在觸及丁拿單時，往往無法做深入的分析，也或多或少漏失其在書中言行舉止的重要涵義。我們就簡要的從維納佛以降的論點來看評者對丁拿單的基本見解。維納佛認爲雖然馬洛里無法去除丁拿單，只能修飾或軟化其尖銳的態度，但丁拿單在此書中並無特別之處，而即使丁拿單扮演的是批判騎士武勇情愛的角色，與馬洛里的理念雖難免有所衝突，卻也是無傷大雅 (1448)。維納佛其實已經點出丁拿單的關鍵地位，但是卻仍執著於所謂馬洛里單一的理想，沒有認真細究爲何馬洛里無法去除丁拿單以及其中可能的張力衝突。班森 (Larry Benson) 則指出丁拿單並非不配爲騎士的懦夫，其言行舉止與騎士精神不但沒有衝突，反而更加肯定傳統俠情的價值 (112-13)。甘迺迪 (Beverly Kennedy) 則甚至指稱丁拿單是最能夠突顯圓桌武士精神的騎士 (181-82)。班森與甘迺迪雖然肯定了丁拿單的正面意涵，但也難免矯枉過正，忽略他與主流規範對應的一面。而布思比 (Keith Busby) 在討論亞瑟王文學中類似丁拿單的諸多角色時所提到的「辯證」功能，是值得思索的重要方向；<sup>2</sup> 不過她認爲原本的丁拿單因爲與騎士世界格格不入 (misfit)，乃造成其尖酸刻薄之反騎士傾向 (161-66)，此一看法雖然點出其批判的面向，卻有倒果爲因之虞，也無法說明與騎士世界「格格不入」的丁拿單爲何卻「置身其中」的涵義。<sup>3</sup> 在諸多論評中最中肯的見解當屬哈夫曼 (Donald L. Hoffman) 與漢克斯 (D. Thomas Hanks)。哈夫曼認爲丁拿單代表的是中庸之道，有別於圓桌武士主流騎士文化愛恨情仇的激情糾纏甚至惡鬥 (Hoffman 3-16)。漢克斯則修正了維納佛的看法，認爲丁拿單的確質疑

<sup>1</sup> 本文中所有《崔斯坦》書及整部《亞瑟王之死》的引文參涉皆引用維納佛所編的版本，見書目資料。

<sup>2</sup> 有關傳奇文類中的辯證問題，可參見 Tony Hunt, "Aristotle, Dialectic, and Courtly Literature," *Vivator* 10 (1979): 95-129。

<sup>3</sup> 雖然布思比針對的不是馬洛里的丁拿單，但既然她討論的是亞瑟王文學中類似丁拿單的角色，旨在說明其功能與意義，因此法文版與英文版之間細節的差異並不影響這裡的討論。



了騎士武勇情愛的基本認定，亦即對武力與激情的盲目執著，但是其作用是作為崔斯坦的配角，以烘托崔斯坦為愛情所經歷的磨難以及其英雄氣概。但是在這卷以騎士武勇情愛為中心的書中卻出現這麼一位排拒騎士價值規範的丁拿單，不但是相當突兀，也很難以陪襯的觀點輕易帶過。漢克斯認為丁拿單的另一個作用是預告整部作品的悲劇結局（1991: 159），此一見解似乎較能切入問題核心。漢克斯最重要的洞見是將丁拿單的符號功能與地位置於整部《亞瑟王之死》的大格局裡來看待，但是他卻仍然只願意視其為配角。

事實上，要探究丁拿單的重要性無須執著於其是主角或是配角這種文本表象的問題，而是必須先從他與其他人物的關係著手，深入文本的核心脈絡。丁拿單與書中諸多主要角色間皆有重要而關鍵的互動。確切的說，他是引導情節發展與鋪陳人物關係不可或缺的中介角色。在書中丁拿單便是在一個關鍵的時刻出現，目的就是為了尋找主角崔斯坦，而他們見面時也正值崔斯坦落寞無定的時刻。崔斯坦在步入騎士世界後，便陷入情愛糾葛的漩渦中，經歷激烈衝突與生命威脅後選擇遁入森林，與主流社會疏離而終至癡狂，成為眾人眼中的異類（II: 494-96）；他之所以如此，可說是肇因於騎士身分建構與價值認同的衝突（Batt 117）。之後崔斯坦才剛恢復神智，馬上又遭馬克王（King Mark）放逐。從書中的敘述脈絡來看，丁拿單出場時機與情境的安排其實別具意義；換言之，丁拿單是在主角淪為邊緣人物時以一看似配角的姿態出現，以幫助崔斯坦重返中心位置。在此一情況下，丁拿單所扮演的正是一個核心的角色，所代表的是引導崔斯坦進入新的階段，有別於之前激情的風暴與衝突，或者可說是為以標題人物崔斯坦為首的書中世界開展新的面向，一個可供參照反思的對應。哈夫曼便說，「丁拿單彷彿是崔斯坦恢復神智的表徵，引領他步向理智俠情的獨特理想」（Hoffman 3）。丁拿單的出現暫時取代伊索德（Isoud），為崔斯坦提供另一可能選項，以平靜的友情取代激烈的愛情，以理性取代盲動，畢竟激情與盲動正是牽動圓桌武士衰亡的主因。<sup>4</sup>

所謂不打不相識，來自亞瑟王朝廷圓桌武士的丁拿單與崔斯坦初次見面仍不能免俗的要較量一番（II: 503）。崔斯坦勝出後，丁拿單對他不但毫無嫉恨，反而是心悅誠服，甚至成為至交，毫無一般騎士間常見的爭競。這種心胸也為騎士間常見的為名爭勝提供借鏡，堪為騎士間同袍情誼的典範。但是為何不好比武的丁拿單一出場便主動要求與崔斯坦單挑？一般的比武爭勝只淪為

<sup>4</sup> 此點馬洛里在整部作品的最後一卷書中有詳細的鋪陳，參見III. 1161ff。

追求虛榮的武力征服快感，丁拿單志不在此（見下文說明）且也應有自知之明難以佔崔斯坦便宜，因此丁拿單此舉當是別有用意。亞瑟王朝廷圓桌武士乃騎士世界的核心，丁拿單身為其中之一份子在當時情境便是此一中心的代表。他因此是要透過這種騎士比武文化的儀式激發屈居邊陲的崔斯坦的鬥志，促使他離開康沃爾（Cornwall）之傷心地後能重新得力，再度站起，正如他對崔斯坦說的：「你離開這朝廷之前，要和我較量一番（我要求你）」（II: 503）。換言之，身為代表騎士世界核心的圓桌武士的一員，丁拿單雖然無法苟同騎士文化無意義的比武，但是他卻能進入其中，在崔斯坦消沉徬徨時將之轉化為積極正面的生發動力。藉由此一象徵性的比武，丁拿單以自己中介觸媒的角色引領崔斯坦步入一個過渡轉折的場域，預備他從挫敗放逐的邊緣苦境轉變成為往後圓桌武士中備受尊崇之代表騎士。

丁拿單之後伴隨崔斯坦離開康沃爾四處遊走，也遭逢多次騎士比武場景。在這過程中，丁拿單常能將自己從當下無謂的武力衝突抽離，適時以冷靜客觀的言語提醒，為崔斯坦提供另一可能選項。所以，表面上丁拿單只是被動的跟隨主角崔斯坦，事實上他卻是有意藉此引導崔斯坦調整過往的激情躁動，在他再起的騎士生涯中重新建構理性的認知模式與成熟的角色認同。例如，丁拿單認為與三十個騎士打鬥是逞匹夫之勇，既沒有必要也極為不智（II: 505-06），他不願為了住宿問題而大動干戈，因為並非走投無路，何苦兵戎相向（II: 506-07）。在帕洛米德趁崔斯坦不注意攻其不備，讓崔斯坦從馬上摔下，丁拿單也給崔斯坦機會教育，希望他破除武力的迷思，因為「一個人再怎麼驍勇善戰，也有跌倒的時候；一個人再怎麼聰明，也有犯錯的時候」（II: 516）。凱（Kay）後來遇見崔斯坦也向他告狀，稱丁拿單親眼目睹他被偽裝的藍斯洛從馬上摺倒，不但不為他報仇，反而逃之夭夭（II: 566）。但是對丁拿單而言，所謂報仇不過是無謂之舉，因為凱並無生命危險，而且他也非其對手。最能彰顯丁拿單思維的例子便是在他回亞瑟王朝廷卡美洛（Camelot）路上與一位要求一決高下的騎士之間的對話。丁拿單見對方如此堅持，便問道：

「先生，你要求比武是出於愛或是恨？」

對方回說，「你知道我是出於愛，不是恨。」

「或許是如此，」丁拿單回說，「但是你卻想用堅硬的長槍給我強硬的愛。」（II: 604-5）



丁拿單此言便點出了對方言行不一與自我矛盾，也質疑了騎士比武爭勝的動機與意義：既然愛他何須苦苦相逼一決高下，因為一旦兵戎相向便難免帶來傷痛悔恨。這種由刀槍編織出的「蠻強」的愛是丁拿單所無福消受的。凡此種種皆顯示丁拿單言談間雖然狀似插科打諢，其實往往能從務實理性的觀點直指建構騎士文化核心價值準則規範的虛幻與迷障。

在丁拿單與崔斯坦的互動中最令人納悶的便是，為什麼丁拿單千里迢迢找尋崔斯坦，隨後卻後悔與其相遇同行（e.g., II: 506, 507, 508）？丁拿單的感嘆似乎是與崔斯坦同行常要與危難為伍，言談間表面上給人貪生怕死之印象，論者如漢克斯便認為丁拿單之英勇氣概前後不一（Hanks 1991: 152ff）。這固然可能是因為馬洛里寫作時援引不同材料間所造成的前後不一；但是如果我們從整個文本脈絡來思考，則可以得到一個合理而積極的解釋便是，此一前後對比旨在突顯丁拿單與崔斯坦所代表的兩種價值觀與認知模式，以便在文本敘述中開展不同的關照。簡言之，丁拿單所稱後悔與崔斯坦相遇同行，只是以戲謔方式突顯他無法認同崔斯坦喜好與人武力衝突的行止，並非意謂他自己是懦夫或是真的後悔與其相遇同行。最好的例證便是有一次崔斯坦在比武中遭藍斯洛刺傷，丁拿單以為崔斯坦命在旦夕，悲痛而哭。隨後崔斯坦的情敵帕洛米德趁其負傷企圖對其不利，丁拿單便挺身而出保護崔斯坦，告訴他自己會義無反顧的為他而戰：「我會盡我所能迎戰，如果我被殺請為我的靈魂禱告。在這同時，你可以退離到城堡裡或是到森林裡，才不會讓他碰到」（II: 532）。丁拿單在此明知自己不是帕洛米德的對手，卻仍置個人生死於度外，由此可見他絕非貪生怕死之徒，而是對何時該介入何時該抽離自有分寸。即使後來丁拿單又遇上帕洛米德，仍舊直言不諱他對崔斯坦的情誼，絲毫不怕會遭其報復（II: 604）。尤有甚者，丁拿單與崔斯坦初次分手獨行後不久便行俠仗義，解救受辱的少女（II: 553）。他後來初遇馬克王，不僅當面責難其惡行惡狀，並且立即要求與他比武（II: 581），目的就是要挑戰其騎士精神。有次他遇見一名受難的騎士遭無情漢布魯溫（Brewnys Saunze Pite）追殺，原本不願相助，但後來見布魯溫手段卑劣，違反騎士風範，乃挺身而出使其落荒而逃（II: 613-14）；而比武場上的丁拿單也是衝鋒陷陣，威風八面（e.g., II: 653, 665）。凡此種種在在說明，丁拿單絕非懦夫，也非只會搞笑逞口舌之能的半調子騎士，而是一位能獨當一面的騎士。換言之，他具備優秀騎士的條件，但卻有所為有所不為，不願無故隨別人的音樂起舞。他置身騎士文化之中，卻能明瞭其利弊，避免偏失；

時而全力介入，時而冷言旁觀，從上述所舉諸例可見其所作所為皆是合情合理。

在一段丁拿單與伊索德的談話中，便清楚表明他這種獨特的認知模式如何有別於一般騎士憑恃武勇強出頭的行止。伊索德不但是主角崔斯坦的愛人，更是引發崔斯坦與馬克王以及帕洛米德間愛恨情仇的關鍵人物；因此，丁拿單與伊索德談話的這一幕特別具有象徵意義。丁拿單以旁觀者之姿清楚挑明，根植於騎士文化中的自我毀滅性乃源於對情愛的癡狂，而他則不願為女人而戰：

我可以告訴你，你的美貌不下於我見過的任何一位淑女，也遠勝於我的女主人圭妮薇王后，但是你要知道，總而言之，我不會為了你來和三個騎士打鬥，我發誓！（II: 694）

就如圭妮薇之於藍斯洛，伊索德正是崔斯坦生命之所繫。在騎士世界中，美女當前（情人眼裡出西施），騎士若不捨身相救便不算是男子漢大丈夫，更不足以為英雄。丁拿單在此一方面讚美伊索德，還直言圭妮薇瞠乎其後（不知是否在暗諷藍斯洛？），另一方面也明言即使美色在前，他仍會選擇明哲保身。丁拿單清楚的將美色情愛與英雄武勇切分，不但言人之不敢言，更以其獨特見解在文本中點出兩者危險致命的關聯。崔斯坦便是因為伊索德而與馬克王交惡，引來殺機；藍斯洛更是為圭妮薇強出頭，與亞瑟王決裂，導致圓桌武士毀滅的內戰。

這種不為情愛癡狂的理性中道原則，在丁拿單與崔斯坦和帕洛米德三人同遭監禁時愈加突顯。帕洛米德成日對宿敵崔斯坦惡言相向，丁拿單見狀便曉以大義：

我不知道，帕洛米德騎士，如果崔斯坦騎士在你手上，你是否能加害於他。如果有一隻狼與一隻羊一同坐牢，狼也會與羊忍耐以對，以和為貴。而你知道，崔斯坦騎士便是這樣，你現在可以全力以赴，看看你能否親手做個了結。（II: 551）

在猶如騎士爭戰衝突世界縮影的獄中，丁拿單剛好是崔斯坦與帕洛米德這兩個情敵的緩衝，狼與羊之間的和事佬，也是紓解騎士世界緊張對立的安全閥。如霍夫曼所言，他在監獄緊繃而密閉的空間內突顯友誼的價值與中道的力

量 (Hoffman 5)。而他對浪漫愛情敬謝不敏也與崔斯坦、帕洛米德和藍斯洛形成強烈對比 (II: 689, 694)。最重要的，丁拿單是書中唯一能拒絕無謂或愚昧比武爭勇的人物，而在獄中充滿不安的情境中也越發象徵丁拿單獨特思維的作用與意義。丁拿單在如此壓縮緊閉的內耗空間中，為緊張對立的兩造開啓另一中介轉換的面向與可能出口。少了丁拿單，則可以想見崔斯坦與帕洛米德這兩個情敵勢必深陷禁錮的牢籠，彼此摧殘，兩敗俱傷。而這一幕也似乎意味著騎士世界若少了丁拿單另類思維的反省折衝，也將步向自我毀滅的結局。

丁拿單與崔斯坦分道揚鑣後，遇到馬克王也是秉持理性批判的原則言所當言，拆穿其虛偽面目。他直截了當對馬克王說：

你們康沃爾的騎士沒辦法像其他騎士一樣受人敬重，因為你不受人敬重，你便憎恨受到尊崇的人，因為你的本地從來沒有出過如此卓越的騎士崔斯坦。(II: 581)

我看你是膽小鬼，也是個殺人犯，這真是騎士的奇恥大辱，從來沒有謀害騎士者能贏得敬重，以後也絕對沒有。(II: 585)

儘管丁拿單對馬克王嚴加批判毫不留情，但有時他卻也保護馬克王，不願他受到攻擊。既然丁拿單明知馬克王惡行惡狀，為何仍要為他說項，順從其意？論者對丁拿單此舉常感困惑，但是在當伯魯斯騎士要求與馬克王決鬥時，丁拿單對箇中緣由便已經說的很明白：

我勸你現在不要找他麻煩，因為他正要前往亞瑟王處。而我答應要帶他去見我的主人亞瑟王，所以必須與他同行；雖然如此，我並不喜歡他的為人，也迫不及待想離開他。(II: 583)

丁拿單這裡所言清楚顯示，就如同先前是他伴隨崔斯坦離開康沃爾，這裡他也必須帶著馬克王到亞瑟王朝廷。丁拿單陪伴馬克王走動事實上便是突顯其在情節開展轉折中的角色功能，以便引出之後馬克王與亞瑟王眾人間之新關係線路發展與張力對應。而為什麼這樣的角色非丁拿單莫屬？這似乎透露出丁拿單在文本敘述延展中所扮演的正是關鍵而不可或缺的編織推演及中介觸媒

的角色。他在文本脈絡裡的符號功能猶如作者／敘述者牽引串聯力量的化身，或是體現文本敘述動能的表記一般，具體引動不同人物關係的發展以及不同場景間的編織及交錯延展。其他有關此一角色功能的明顯例證如，讀者乃藉由丁拿單得知何以帕洛米德沒有依約與崔斯坦決鬥（II: 595），此外也是他引導帕洛米德來到亞瑟王朝廷卡美洛（II: 596-97）。

丁拿單引導馬克王前往亞瑟王朝廷，一方面除了說明他穿針引線的角色功能，在文本脈絡裡中介不同介面、代表文本敘述動能的延展之外，另一方面更是體現作者／敘述者在文本中既超越又同在的獨特視界，得以就近牽引監控，以其既同行又旁觀的有利位置掌握馬克王的動向。馬克王後來便很害怕遭丁拿單發現，洩漏其底細（cf. II: 592）。在丁拿單與馬克王同行期間，他主導了一系列的「打馬」戲碼，其中最滑稽的例子便是設計馬克王與亞瑟王之丑角達格內（Sir Dagonet）間的比武。丁拿單騙馬克王達格內是藍斯洛，馬克王不疑有他，當下落荒而逃。眾人見丑角達格內追趕馬克王，皆轟然大笑（II: 587-88）。在此，丁拿單以其敏銳的觀察與機智的反應，透過有力言詞的經營鋪陳虛構另一現實世界，亦即透過語言符號編織虛構文本左右馬克王對現實世界的認知，讓其相信他對丑角達格內身分的呈現。事實上，馬克王並非等閒之輩。他能智取伯魯斯且能不受亞瑟王牽制，但碰到丁拿單卻是沒輒，這也說明了丁拿單的厲害，在「打馬」戲碼中猶如掌控全局的作者／導演。

以文見長的丁拿單善於冷嘲熱諷，以旁觀者之清說真話，點明當局者之迷。例如，帕洛米德吹噓崔斯坦一旦碰到他便難逃其手，丁拿單便毫不留情面的譏笑他幾次都是崔斯坦的手下敗將（II: 537）。他常常展現過人的洞見與觀察判斷力（e.g., II: 698, 700, 738）。帕洛米德在倫內茲（Lonezep）的比武競技中因為知道有伊索德在場而傾全力表現，神勇無比，搶盡風采。然而遲鈍的崔斯坦卻不知道帕洛米德所作所為只為了吸引伊人注目。丁拿單眼見比武場景儼然成了帕洛米德向伊索德示愛的舞台，偏偏崔斯坦卻渾然不覺，無動於衷，只好用激將法來挑逗崔斯坦的鬥志，不斷說他睡夢不醒，懦弱無膽（II: 741-42）。當崔斯坦準備好大顯身手，並且要丁拿單一起加入戰局時，丁拿單還故意消遣他一番（II: 749-50）。而混戰時丁拿單也以機智透露崔斯坦的身分，及時避免藍斯洛因不知情而與崔斯坦決鬥同室操戈，兩敗俱傷（II: 753）。凡此種種皆顯明丁拿單既超越又同在的獨特視界能力，時而局外觀照，時而局內介入，有如文本之作者／敘述者一般。

丁拿單見人之所不見、言人之不敢言，更能擅用語言符號與武力的威脅周旋。最顯著的例子便是在「馬克王」部分的末了，丁拿單見崔斯坦始終遭馬克王所欺，連藍斯洛也吃了悶虧卻苦無良策以對。爲了替他們出口怨氣，丁拿單便編寫了一首其糟無比的歌謠，派遣吟唱琴手當面羞辱馬克王（II: 618）。馬克王聽完琴手伊里亞斯（Elyas）的吟唱，惱羞成怒，當場嚴斥：

「琴手，你膽大包天，不怕身首異處，竟然敢在我面前唱這歌？」

「先生，」伊里亞斯說，「你曉得我是吟唱詩人，必須受命於我主人，盡我本分。先生，你知道圓桌武士中的丁拿單騎士作了這首歌，要我到你面前吟唱。」

「你說的沒錯，」馬克王說，「因為你是吟唱詩人，我可以放你一馬。不過我命令你，快快給我滾！」（II: 627）

馬克王終究對吟唱的琴手莫可奈何，也拿藏鏡人丁拿單沒辦法，只能令其迅速離開。崔斯坦後來得知此事，也直稱只有丁拿單才想得出此招（II: 626）。之後伊索德在聽崔斯坦講述其歷險經過時提到丁拿單，也立刻聯想到是他編寫詩歌智取馬克王（II: 692），明白點出其如詩人般的特殊角色。這些場景清楚展現丁拿單有如詩人般既超越又同在，既是置身局外又在局內中。由此可見他在文本敘述中特殊有利的位置，而詩作／文本的特權，語言文字的力量，以及對詩人／作者／敘述者大能的禮讚在此也充分顯現。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馬洛里雖然提到此計畫的策劃與執行乃是「亞瑟王和藍斯洛的意思」（II: 627），此一細節非但沒有減損丁拿單在整個「打馬」計畫的地位，事實上更暗示了掌權者（如亞瑟王）或位居要位者（如藍斯洛）若能接受如詩人般策士之建言或善用詩人的獨特視野與語言力量，便可爲其發揮有別於武力征服的莫大力量。

丁拿單有時也愛賣關子（e.g., II: 607），甚至沒有說真話，似乎有意留一手，例如告訴其他圓桌武士他沒有遇見崔斯坦（II: 586）。丁拿單此舉之用意並無不妥，其目的可說是意圖以知情的身分置身事外，享受作者／敘述者般雖然看似位處邊緣隱而不現，卻是縱觀大局的中心地位。正是這種有利位置讓丁

拿單得以在藍斯洛睡覺時偷看馬克王寫來的信，隨後還故作毫不知情，並進而取得藍斯洛的信任促使藍斯洛將信中內容據實以告（II: 617-18）。丁拿單接下來要藍斯洛以智取勝，因此才編寫羞辱馬克王的詩歌，派人到馬克王面前吟唱。由此也可見，丁拿單特殊的立足點使他較能掌握全局，並以言詞智取，與崔斯坦或藍斯洛身陷劣勢時只能憑藉武力取勝大不相同。

即使丁拿單能文能武，但是他寧願以言詞的交鋒智取，而不願貿然訴諸武力，爆發流血衝突，使情勢失控。事實上，即使是儀式性的騎士比武，表面上似乎有所規範，其實仍是武力至上的血腥戰鬥，依循的是勝者為王的叢林法則。騎士身披盔甲全副武裝，基本上已是一種偽裝，兩造對峙惡鬥之間彼此皆難以確定對方之真實面目與身分。正因為如此，在比武上場上便是六親不認，一切但憑武力，不分敵友死傷在所難免，身為騎士表率之藍斯洛便如是說（II: 537）。崔斯坦也是在比武大會中無意間殺了兩個年輕騎士（II: 540），而後來騎士的父親也明瞭這是騎士武勇爭鬥難以避免之常態（II: 552）。此外，騎士正式的比武大會也難脫個人利益與私人恩怨置於群體榮譽得失之上，即使所謂騎士典範如藍斯洛或崔斯坦也不例外。崔斯坦有次知道比武會上帕洛米德要為亞瑟王而戰，便轉向亞瑟王對手陣營（II: 525），爾後亞瑟王要崔斯坦待在卡美洛，崔斯坦也是頗有難色（II: 572）。雀瓦特（Karen Cherewatuk）便認為崔斯坦不但激發了騎士俠情，也釋放了騎士間彼此爭競的反群體力量（2000: 60）。

更可怕的是，騎士比武並非單純的競技，往往是赤裸裸的殺戮，而且常常是起因於「老子不爽」等荒謬的理由，諸如對方不願透露姓名（cf. II: 509）；崔斯坦雖然對此也頗有怨言（II: 559），但自己也是樂於此道。因此騎士喜於偽裝動機便極為複雜，畢竟變裝一方面固然可以為自己帶來自由揮灑的空間，但是因為騎士一旦隱瞞其真實身分，便彷彿置身於叢林法則當道的騎士江湖血路，不僅意味自己欲擺脫既有束縛，不循文明溝通的常例規範，回歸原始，同樣也會激發對手原始的武力衝動，帶來不安，有時甚至是玩火自焚。偏偏圓桌武士兩大騎士崔斯坦與藍斯洛都是此道高手，其目的大抵都是要測試並證明自身武藝超凡絕倫，無人能敵。但是後來崔斯坦與藍斯洛在彼此不知情的狀況下比武廝殺，不僅顯明不願透露姓名以及不問彼此姓名便打將起來的荒謬性（II:

568-69)，也透露出「用拳頭說話」(sword as word) 的自我毀滅性。<sup>5</sup> 畢竟這種不分青紅皂白的蠻鬥與今日問題青年或流氓惡霸爭勇鬥狠並無二致。尤其藍斯洛善於偽裝而且樂此不疲 (cf. II: 565-71)，在過程中常常與圓桌武士眾人作對，甚至詆毀亞瑟王與圭妮薇，其行止簡直與惡名昭彰的無情漢布魯溫無所不同。雖然藍斯洛此舉並非出於惡意，只是「不願自己身分曝光」(II: 571)，但是仍造成圓桌武士無謂的死傷，也反諷的預告了他最後與亞瑟王決裂，與圓桌武士同袍大動干戈的結局。

丁拿單深知騎士武勇文化的矛盾與迷障，因此常藉由其獨特視界時而局內時而局外的進出、往返於圓桌武士與騎士世界之間，見人之所不能見，言人之所不敢言。他的機智幽默帶給眾人歡笑，因此頗有人緣 (e.g., II: 614, 665)。崔斯坦對丁拿單的讚美是最佳的說明：「他是我所知最好的弄臣與甘草人物，也是高貴的騎士，是我所知最好的人，所有好騎士都喜歡他」(II: 692)。撇開崔斯坦對好友丁拿單溢美之詞，丁拿單的風評也可見諸他回到卡美洛所受到的歡迎：「丁拿單回到朝廷，眾人無不歡欣，因為他是溫文有智慧的好騎士」(II: 605)。雖然這不盡然是圓桌世界共同的想法，但是文本中的敘述者對丁拿單的認同與標舉卻不言可喻。不過即使丁拿單在文本敘述間受到如此尊崇，他善於冷嘲熱諷的機智與尖酸刻薄的言詞也逐漸引來不滿與反制。而這也隨著情節的開展而愈發明顯。在所魯斯 (Surluse) 比武競技的第二天，桀傲王子葛拉豪 (the Haute Prynce Galahaute) 在得知與之比武交手的是丁拿單後，便後悔沒有好好修理丁拿單，以報復其平日之譏笑，一吐怨氣 (II: 657)；在第五天的比武中，葛拉豪得藍斯洛之助在比武場上羞辱丁拿單，脫去其盔甲後將之帶到圭妮薇面前供眾人嘲笑 (II: 665)；最後一天的比武丁拿單的下場更慘，在他前一晚搞笑談話後，圓桌武士首傑藍斯洛甚至男扮女裝摺倒丁拿單，隨後眾人將丁拿單換上女裝帶到圭妮薇面前供眾人嘲笑羞辱 (II: 669-70)。

事實上，丁拿單的挫折也是有跡可循。在他之前所設計的「打馬」戲碼中，達格內後來遭「路見不平」的帕洛米德摺倒，因而穿幫 (II: 589)。佔人便宜的後來也吃到苦頭，丁拿單所編導的戲碼因半路殺出的程咬金可說既成功又失敗，而這裡所透露的訊息似乎是，縱使丁拿單能如作者／敘述者大能般站在有利位置，縱覽全局，但是難免有形勢比人強的無奈。不過，從文本脈絡來

<sup>5</sup> 然連丁拿單似乎也不能免俗於此偽裝文化之外 (e.g., II: 653)，但是他並不喜歡比武，因此也較有節制，用意較屬於為自己帶進自由揮灑的空間。

看，圓桌武士眾人所搬演的這一幕變裝秀其實深具對應的意義與作用。為何笑看圓桌世界的丁拿單反而淪為眾人最大的笑柄？圓桌武士眾人無法應付丁拿單之文機智巧，又不願聽其逆耳忠言，只能選擇以武力相向，將之排除在外。眾人在模仿複製丁拿單平時戲謔搞笑手法的同時，卻完全無法體認丁拿單冷嘲熱諷的真正用意，讓其淪為嘻哈的鬧劇，反而更加對照出自身的無知與墮落。不過，更重要的是為何圓桌武士眾人視修理、嘲笑丁拿單為必要？前文論及丁拿單「不為女人而戰」的聲明，丁拿單敢出此言，證明自己的確是異類，甚至是與眾人（不分男女）為敵，因為他不僅質疑男性為情愛逞英雄的合理性，也否定了女性在騎士文化中刻版的存在價值，<sup>6</sup> 可謂同時威脅男女兩造在騎士文化遊戲規則中的關鍵力量。難怪在圓桌武士眾人所設計「拔丁」的整人戲碼中，圭妮薇事實上是最重要，也是最終的觀眾。值得注意的是，圓桌武士首傑藍斯洛奮不顧其男兒身，領銜演出破格變裝秀來摺倒的丁拿單，隨後丁拿單也遭變裝帶到圭妮薇面前。此一「變裝秀」所牽涉到的種種變換顯然是以「女性」角色為核心，但透露的卻是騎士文化中對「女性」矛盾曖昧的心態與行止：打倒「不為女人而戰」的丁拿單並將他女性化，表面上標舉了女性的價值與地位，但此一戲碼卻也透露出對女性角色的負面聯想，畢竟此一「女性化」的過程是由武力達成，而且正如丁拿單所受的待遇，「女性」一方面可能是顛覆的力量，一方面也是軟弱失敗的代名詞。眾人將丁拿單扮成女人正是突顯他在服膺拳頭、講求雄糾糾氣昂昂的騎士世界中是格格不入的異類，需要壓制。修理丁拿單不單是眾人藉機報復，獲得另類的歡樂與滿足，更是藉此儀式性的拔除眼中「釘」，讓他們「重新經歷群體的認同，感受到因為排除丁拿單在外而再次結合在一起」（Hoffman 9）。但反諷的是，這種儀式性的排擠與犧牲圓桌同僚所建構的群體認同，卻暴露圓桌世界暴力的本質與自我毀滅的傾向。儀式性的排除丁拿單表面上再次強化了圓桌武士眾人崇尚武勇情愛的核心價值與群體認同，事實上卻顯示眾人逃避現實且不敢面對騎士文化的根本矛盾，預告了迷信武力、為情所惑的騎士文化所帶來分崩離析的災難。丁拿單在此所受的嘲弄與挫敗意謂他已從情愛至上、武力當道的騎士世界中心疏離，在圓桌武士的社群裡遭儀式性的暴力剝奪其正常之身分並且排擠到邊緣，而這也預告了丁拿單後來在追尋聖杯中慘遭摩得（Mordred）及亞格拉文（Aggravayne）毒手的悲慘

<sup>6</sup> 從正面的角度來看，丁拿單不見得有「仇視女人」的情結，他反而是要將女人從騎士文化中刻版的角色定位解放出來，同時也可免除背負騎士世界衝突亂源的罪名。

下場 (cf. II: 615)。丁拿單喜於冷言冷語，直搗騎士文化的偏失與虛偽，是位居邊陲卻能認知核心問題的異議份子。當眾人將此同屬圓桌中心的特殊「邊緣」人物再次邊緣化時，所排除的不只是異數丁拿單理性的呼聲或是尖酸刻薄的醍醐灌頂，更是排除了圓桌武士間真誠批判的勇氣與正視現實深切自省的能力，而此舉也反而將邊緣化的丁拿單在文本中再次聚焦於中心位置，以戲劇的張力暴露出圓桌武士的核心危機。哈夫曼所言甚是，丁拿單的確是彰顯了「位居中心的邊陲」的弔詭 (Hoffman 9)。

除了此一耐人尋味的場景之外，論者也注意到丁拿單隨著情節開展所經歷的轉變。布思比便指出：「丁拿單經歷了轉變，或退敗，從冷嘲熱諷的評論者淪為作者創造幽默場景的機置，供人取笑的對象」(Busby 167)。哈夫曼也指稱，如果這卷書描述崔斯坦逐漸與亞瑟王朝廷結合，它同時也逐漸的排除丁拿單 (Hoffman 7-8)；丁拿單剛出場時代表著患難與共之同袍情誼的另一種理想，但是從所魯斯比武競技之後，激情再次取代友情主導全局，丁拿單也逐漸失去其中心地位，成了局外人 (Hoffman 11)。這裡所牽涉的便是丁拿單在文本中心／邊緣的游移以及主從易位的問題。就整個敘述架構來看，丁拿單所經歷的轉變與他和崔斯坦的關係密切相扣。前文已論及丁拿單初次尋找崔斯坦時所扮演的核心角色。丁拿單後來再次四處尋找崔斯坦，最後碰面時，兩人間的對比已愈顯鮮明。崔斯坦明知好友丁拿單到處奔波打聽他的行蹤，卻不願透露自己的身分，仍然意圖將丁拿單蒙在鼓裡；後來丁拿單認出崔斯坦時才知道是藍斯洛與崔斯坦聯手「玩弄」他 (II: 697)。相較於丁拿單初次找尋崔斯坦積極主導的場景，從這裡我們可看見丁拿單失去其慣有的作者／敘述者般有利位置。或者說此一情景意謂即使是作者／敘述者也難免有身陷泥沼不自知的時候；或者甚至可以說，此一情景代表了作者／敘述者的末路——作者／敘述者置身或面對偏激的武勇情愛世界，也是束手無策，只能徒呼負負。而這或許也是馬洛里對當代騎士文化敗落的無奈。<sup>7</sup> 丁拿單與崔斯坦兩人再次相逢的對話完全表露彼此截然不同的價值觀 (II: 689)。丁拿單對騎士為愛情迷惑受苦深表不屑，崔斯坦回稱沒有愛情騎士何以展現英雄氣概；而因為崔斯坦不願透露

<sup>7</sup> 有論者指出，馬洛里的作品不僅反映了其時代諸多違法亂紀的情事，其目的更是與當代對話，期能有所改變。見 Benson 163-85; Hanks 2000: 94-110。但是證諸當代的亂象 (cf. Hanks 2000: 99-110) 以及其後的歷史發展，所謂騎士文化的敗落卻已是難以挽回，而這也是作者在作品末了對圓桌武士敗落的無奈。

身分，丁拿單則反譏隱名埋姓非男子漢大丈夫，不配為騎士（II: 688-89）。但是隨後丁拿單受崔斯坦煽火與伊匹諾格理（Epinogris）較量，以證明究竟是愛女人或不愛女人才是好騎士，丁拿單不但失去他慣有的理智冷靜，完全依循騎士文化的遊戲規則，憑藉武力定奪是非真理（II: 690）。隨後他見伊匹諾格理迎面而來，二話不說劈頭便是挑釁，要求比武，結果反倒自取其辱（II: 689-90）。由此可見，丁拿單希望能有所作為積極介入，卻不能改變什麼，反而因棄守冷言批判的關鍵位置而隨波逐流，落得進退失據。倒是袖手旁觀的崔斯坦成了最大贏家。但是就如前文所分析的，表面上崔斯坦所服膺的武勇情愛價值似乎受到高舉頌揚，事實上文本敘述間卻呈現出為情所困以及刻意隱瞞身分正是騎士間無數糾紛爭鬥之源，而且也揭示了與主流騎士文化規範批判辯證之另類思維模式是何等的彌足珍貴。

論者所提丁拿單在書中的地位逐漸邊緣化的說法並沒有錯，但如果我們僅止於此便流於表面，而是要置於更大的脈絡中來看待。因為丁拿單在文本表面的邊緣化並不意謂其重要性也大打折扣；同樣的，崔斯坦所認同並捍衛的價值受到標舉，也不代表他就是真正的贏家。證諸崔斯坦以至於圓桌武士的結局，便可知事實恰恰相反。雖然丁拿單似乎只是崔斯坦的陪襯，其所代表的理性中道價值也漸失力道，最後由崔斯坦所體現的騎士武勇情愛觀完全取代，但是丁拿單的逐漸隱沒正突顯了騎士文化主流價值中最欠缺的部分，也預告圓桌武士面臨的危機。布思比指出，丁拿單的身分（identity）來自於他與崔斯坦同袍情誼的互動關係（Busby 164ff）。我們也可以反過來說，崔斯坦的身分正是透過丁拿單的中介與對照而彰顯。換言之，丁拿單之功能在於提供騎士世界對應觀照的辯證關係，一旦此辯證的一端遭排除，騎士世界也將失去反思批判的進步力量，深陷自身的矛盾，無法自拔，終致敗落。帕延（Jean-Charles Payen）在論及法文散文版《崔斯坦》時，稱丁拿單為「十字路口的人物」（“personnage carrefour”）（Busby 163），雖然指的主要是其扮演的角色，特別是其所繼承諸多類似的傳統甘草人物特色，卻頗能道出其所代表的關鍵中介折衝意義。

哈夫曼則將丁拿單與崔斯坦兩者間的對比指向另一層面的問題。他指出：「丁拿單與崔斯坦兩者間價值的衝突代表著不同文類的衝突，是寫實與傳奇間的分野，而最後的結果是傳奇收編了寫實的威脅，並將之中性化」（Hoffman 4）。哈夫曼此處所論不同文類的交錯並置，事實上值得繼續深究。換言之，書中這種包含不同文類表現的錯置並非無意義的混雜；相反的，整個

敘述所展現的不是傳奇文本也不是寫實文本，而是涵括二者又不單屬其中一者之交錯辯證文本。換句話說，不同文類的交錯並置形成不同世界觀照的對比，也因此形塑評論表面敘述文本的對應文本。丁拿單時而局內時而局外，藉著其敏銳的觀察與寫實分析，一方面在戲謔談笑間暴露騎士文化的盲點與愚昧，另一方面也在出入圓桌中心與邊緣間，返照騎士武勇情愛傳奇世界的根本矛盾——比武爭勝引來更多的爭競嫉恨，激情偏執也帶來無盡的愛恨情仇。此一進出往返中心／邊陲、局內／局外間的穿梭，編織出複雜的文本性，其在寫實與傳奇間穿插牽引與變換轉折的軌跡也開啓文本不同層次、不同視角的思辯空間，在表面的文本敘述脈絡中嵌入另一次文本或對應文本，展現文本作者／敘述者對文本裡諸多人物的多重態度，也開啓文本內傳奇世界的讀者／觀眾與文本外現實世界的讀者／觀眾間的對照，期能引領此書的讀者思索圓桌武士間隱含的張力衝突，以及騎士精神理想與現實的出入。換言之，如果文本內的觀眾（如崔斯坦等眾人）始終以搞笑人物來看待丁拿單，甚至以「拔丁」為樂時，文本外的讀者不僅藉此稍獲輕鬆歡笑的調劑，更能注意到文本內的讀者／觀眾有意無意忽視丁拿單中肯的批評，也因此進一步質疑傳統騎士文化的侷限與缺陷。漢克斯便認為丁拿單迫使我們反思騎士武勇情愛的偏失，摒除無謂的比武爭勇，避免帶來傷痛的愛情；對照之下，讀者便可以學得崔斯坦與藍斯洛以致整個亞瑟王朝悲劇下場之教訓（Hanks 1991: 160）。伊索德之於崔斯坦與馬克王，就如圭妮薇之於藍斯洛與亞瑟王。構築亞瑟王朝圓桌武士騎士價值的兩個支柱——「武勇」、「情愛」——也正是促使它步上毀滅的內在根本矛盾。

依此看來，傳統上位居《崔斯坦》書此一邊緣文本邊緣的丁拿單，反而是真正直搗圓桌核心問題的靈魂人物。如果《崔斯坦》書是展現馬洛里作品核心議題的文本，那麼說丁拿單突顯整部《亞瑟王之死》的轉折關鍵也不為過。因為隨著他獨特視界在敘述中的出入與起落，亞瑟王朝圓桌武士的潛伏危機也隨之一覽無遺。

## 引用書目

- Batt, Catherine. *Malory's Morte Darthur: Remaking Arthurian Tradition*. New York: Palgrave, 2002.
- Benson, Larry D. *Malory's Morte Darthur*. Cambridge, MA: Harvard UP, 1976.



臺灣大學學術  
期刊資料庫

- Busby, Keith. "The Likes of Dinadan: The Role of the Misfit in Arthurian Literature." *Neophilologus* 67 (1983): 161-74.
- Cherewatuk, Karen. "'Gentyl Audiences' and 'Grete Bookes': Chivalric Manuals and the *Morte Darthur*." *Arthurian Literature* 15 (1997): 205-16.
- . "Sir Thomas Malory's 'Grete Booke.'" *The Social and Literary Contexts of Malory's Morte Darthur*. Ed. D. Thomas Hanks, Jr. Cambridge: Brewer, 2000. 42-67.
- Grimm, Kevin T. "The Love and Envy of Sir Palomides." *Arthuriana* 11 (2001): 65-74.
- Hanks, D. Thomas, Jr. "Foil and Forecast: Dinadan in *The Book of Sir Tristram*." *The Arthurian Yearbook*. Ed. Keith Busby. New York: Garland, 1991. 149-63.
- . "Malory's Book of Sir Tristram: Focusing Le Morte Darthur." *Quondam et Futurus* 3.1 (1993): 14-31.
- . "Malory's Anti-Knights: Balin and Breunys." *The Social and Literary Contexts of Malory's Morte Darthur*. Ed. D. Thomas Hanks, Jr. Cambridge: Brewer, 2000. 94-110.
- Hoffman, Donald L. "Dinadan: The Excluded Middle." *Tristania* 10 (1984-85): 3-16.
- Kennedy, Beverly. *Knighthood in the Morte Darthur*. Cambridge: Brewer, 1985.
- Malory, Thomas. *The Works of Sir Thomas Malory*. 3 Vols. Ed. Eugène Vinaver. Oxford: Clarendon, 1967.
- McCarthy, Terence. *Reading the Morte Darthur*. Cambridge: Brewer, 1988.
- Rumble, Thomas C. "'The Tale of Tristram': Development by Analogy." *Malory's Originality*. Ed. R. M. Lumiansk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P, 1964. 118-83.
- Schueler, Donald G. "The Tristram Section of Malory's *Morte Darthur*." *Studies in Philology* 65 (1968): 51-66.
- Thorton, Ginger. "The Weakening of the King: Arthur's Disintegration in The Book of Sir Tristram." *The Arthurian Yearbook*. Ed. Keith Busby. New York: Garland, 1991. 135-48.
- Vinaver, Eugène, ed. *The Works of Sir Thomas Malory*. 3 Vols. Oxford: Clarendon, 1967.

